

《夜光杯》有一种特殊魅力

◎吴霜

我不知道后来我自己也会为新民晚报副刊写文章。那时候我只是个孩子,年龄很小,耳朵里经常听到爸爸讲这个报纸的名字。

经常听到的是陈铭德这个名字,爸爸要我喊他“陈伯伯”,还有陈伯伯的妻子邓季惺阿姨。他们是我爸爸和妈妈尊敬的长者。我只知道他们是人们口中的老报人,就是早期报章杂志的创办人,开拓者,是功臣。当年的《新民报》就是陈伯伯编辑主办的。

我认识陈伯伯是在他晚年的事了,印象当中那是一位慈祥睿智,喜欢讲笑话的老人,操四川口音,喜欢吃,喜欢美食,每当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他会电话给我爸爸让他去家里品尝。反之,我爸爸妈妈做了或是买到了什么新鲜食材或是好吃的,也会及时告知陈伯伯一家,或者直接去对方家中大快朵颐,或者差人送到对方家中。我只知道陈伯伯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也知道他们有多年的交往历史。但是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年我父母结婚时他曾资助了爸爸买下北京王府井后身的一座四合院,我和两个哥哥都是成长在那座院子里。可见我们一家与新民报的特殊关系。

而后来,我知道我家与新民报及至如今的新民晚报有一种更深刻的关系,这种关系更加具象化了。

原来,1945年,爸爸大胆将当时还是蒋家政府劲敌的毛泽东的那首词《沁园春·雪》首次发表在报纸上,那张报纸即是今天新民晚报的前身新民报。

父亲是那种十分豁达宽怀的文化人,他在世时很少提及年轻时在新民报做副刊编辑时发表了那首大气磅礴、影响巨大的诗词的历史,只在有人向他问起的时候轻轻淡淡地应一两声。直到他去世以后,许多人追忆他的过往,才将那件事又描述出来,而我也才得知了细节原委。

一直喜欢新民晚报的编辑方式,她的著名副刊《夜光杯》有一种特殊魅力,几十年来吸引着各年龄段的读者们,也包括我。再以后,我开始为新民晚报撰写文章,经常开心地看到自己的文字发表在《夜光杯》上,继我的爸爸吴祖光妈妈新风霞以后,也成了这个深受读者喜爱的副刊的作者,完成的似乎是一种继承。

仿佛听到当年爸爸夸奖我时说的话:“我女儿真可爱,她在写文章。”我还要告诉他,我不但一直在写,我还在他曾经服务过、写作过的新民晚报副刊上写文章,而且已经拥有一批固定的读者呢。◆

真是一个群英会

◎陈钢

王翰在《凉州词》中起首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是对新民晚报70寿辰最好的贺词。

《夜光杯》是个群英会。当年的巴金在这里首先开讲“说真话”,钱锺书与王蒙也主动来投稿。吴祖光、新风霞夫妇双双提笔记录他们数十年的风雨岁月,而连我这位“文学票友”也有机会与《夜光杯》数十年相伴,多了个表述“弦外之音”的地块。

《夜光杯》是个聚宝盆。当年它虽然只有两个版面,可是适适意意,清清爽爽,一雅一俗,相得益彰。我们既可看到林放的“匕首杂文”,又可看到秦绿枝的“海派清口”。真是夜饭吃饱,看看夜报,健脑补脾,身心健康。《夜光杯》的编辑也全是些淘宝能手,他们能以“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心态,团聚各界精英,组成了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文化精英兵团”和一个散发着海派文化气息的文化气场。

《夜光杯》之所以发光,是因为它装满了葡萄美酒;而如果没有葡萄美酒,那盛酒的杯也就发不出夜光了。祝《夜光杯》永远装满葡萄美酒、放射出迷人的夜光!◆

祝贺

温馨之地

◎韩少功

欧美报纸大多有书评版,有娱乐版,但没什么副刊。像《夜光杯》这样的综合性文学副刊或文艺副刊,似乎只有在中国才生生不息,成了报业特色之一。

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的诗传统源远流长,自有了造纸术,有了活字印刷术,就有了超大面积的文人墨客,又言志又载道什么的,连许多村夫也能品联析对,在穷乡僻壤里文学一把。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报业的形态。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特色没什么丢人的。我曾对一些外国同行说起这事,他们听说中国的报纸也可发表小说和诗歌,都不无

羡慕之色。相比之下,他们的成长空间就要狭小许多,与报纸这种大众传媒几乎无缘。

多一些文青以及超龄文青就那么重要?“文艺腔”有时候是否也误国误民?确实,在需要干实事、讲逻辑、认死理的时候,狂喷“文艺腔”可能让人晕。不过话分两头说,当人们需要有点情怀、情感、感觉、意趣之时,需要点闲逸、超脱、虚净、遐想、诗情画意之时,“新闻腔”“理论腔”“政策腔”……肯定也会给人添堵吧。人毕竟不是机器人,再怎么智能化升级,心理活动中肯定也有逻辑够不着的地方。人也不可能真正成为经济动物,哪怕是唯利是图的人渣或恶棍,心中也常有温柔一角,一有机会便悄悄苏醒。因此,就像每个城市都得有公园,得有公园下的路灯和小径,人们也都需要《夜光杯》这种资讯狂潮之下一角静静的温馨之地。◆

副刊情结,不离不弃

◎李辉

与新民晚报有缘,与《夜光杯》有缘。我熟悉的两位前辈郁风、吴祖光,早在重庆时期就是《新民报》的副刊编辑,从他们那里,知道七十年前他们编辑副刊的风风雨雨。

一九八二年二月,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日报社,挑选工作时,我主动申请到北京晚报,编辑《五色土》副刊。记得离开上海之前,陪贾植芳先生夫妇去看一位朋友,路过同济大学一个报摊,买到一份复刊不久的新民晚报,《夜光杯》活泼、轻松的风格,令人难忘。正是这一印象,让我决定去编副刊,如今想来,真的是一次不错的选择。后来,我调至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三十多年,几乎都在编副刊。这些年里,与不少前辈文人交往,除了郁风、吴祖光,不少人都曾当过副刊编辑,如夏衍、沈从文、萧乾、刘北汜、臧克家、柯灵、黄裳、袁鹰、姜德明……百年之间中国报纸副刊的斑斓景象,在眼前铺展。

承蒙《夜光杯》不弃,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我有幸在这块园地上先后开设“静听回声”、“携书而行”两个专栏,时间长达二十年。最难忘,《可惜从此失荆州》一文,率先在《夜光杯》发表,最终促成家乡的“荆沙市”很快恢复“荆州”地名。二十年,与《夜光杯》同行,不离不弃。

传统纸媒面临挑战,已是不争事实。在电台、电视、网络、微信等新闻爆炸性滚动播出的当下,报纸新闻早已滞后,惟有副刊之类的版面,侧重于独家深度文章,侧重于作者不同角度的发现,才能与其它媒体相抗衡。或者说,只有副刊不太注重新闻时效的文章,才会让读者足以静下心来,选择合适时间品茗细读,与之达到心领神会的交融,

寻常百姓平常文字

◎蔡翔

我是新民晚报的老读者了,过去说,晚饭吃饱,新民晚报,讲的就是我们这些老上海人。晚报的新闻是要看的,晚报新闻,讲的多是本城人事,再要看的,就是副刊了,副刊中,看的最多的,是《夜光杯》。

记得,《夜光杯》,两个版,左面很文艺,右面很家常。文艺很难写,晚报周围,满大街都是文艺老中青,《夜光杯》的文艺,不算主流,我行我素,倒也可爱。记得,曾经喧嘩的

我与《夜光杯》的关系,大约开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已经记不太清到底是什么原因,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写小说的我,到了那一段时间,忽然写起了散文随笔类的文章,而且一发不可收地写了不少,虽然并没有停止写小说,但是散文随笔的写作却给了我无穷乐趣。

现在回想起来,肯定和《夜光杯》是有关系的,且不说那时候的《新民晚报》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不说《夜光杯》副刊的内容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单说我自己的当时写的文章,发在这个副刊里的有多



一九八二年,新民晚报复刊时社址(九江路四十一号),《夜光杯》也即在此复刊。杨秉辉(速写并贺)

这才是一份报纸在新闻之外能带给读者的最佳阅读体验。

想必《夜光杯》的编辑与我一样,副刊情结,不离不弃。

行将退休,编辑一套“副刊文丛”的想法愈加强烈。我觉得有必要将中国各地报纸副刊的作品,以不同编辑方式,予以整合,集中呈现,使副刊作品在与新媒体的博弈中,以出版物的形式,留存历史,留存文化。我的设想,至少用十年左右时间,以二百册左右的规模出版,便于日后人们可以借这套丛书,领略报纸副刊曾经拥有过的丰富景象。令人高兴的是,“副刊文丛”得到大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第一批十四种可望今年年底推出。我希望有更多副刊同仁的积极参与,把“副刊文丛”延续下去。

《夜光杯》七十年,编辑、作者、读者,依旧相伴同行,走进又一个十年……◆

“小女人散文”,始作俑者,就是《夜光杯》。研究中国的九〇年代的文化史,不能不谈“小女人散文”,不能不提《夜光杯》。我刚到大学执教,有个研究生做论文,我说,你就做“小女人散文”吧。学生倒也听话,坐在图书馆,把那些年的晚报,一页一页地读过,点点滴滴,倒也有不少心得。家常更不好谈,家长里短,但《夜光杯》的家常文字,我总是读得津津有味,人间世相,百人百态。

转眼,《夜光杯》七十岁了,也算是古稀,但更愿是新生,《夜光杯》本不在什么文艺成规之内,也就说不上打破,另造一片新地,自在在,寻常百姓,平常文字。◆

我与《夜光杯》

◎范小青

少,现在无法统计,但我知道,不会少。

读小说的人毕竟少,看《夜光杯》的人多呀,我的很多小说,发表了就没有声音了,可我在《夜光杯》上的文章,却常常有人来和我讨论,真是很鼓舞人的,所以越写越来劲,一个专门写小说的人,后来竟出了好几本散文随笔集。

已经记不太清,是怎么和责任编辑贺小钢

雅俗共赏《夜光杯》

◎谢冕

一个有影响的副刊肯定有它始终坚持的办刊宗旨。《夜光杯》遵循的是雅俗共赏的路子。面对复杂的读者群,它显得自信而大度,自由、洒脱,消闲而又不乏严肃认真的思考。登的都是短小精悍的文章,看来有点“杂”,这正是它所坚持的。它不拘一格,有点包罗万象,但几乎所有的读者都能在它的版面找到自己喜欢的文章。因为它既面对广大的市民,又面对更多的知识阶层,它始终寻找包容性和平衡点。

我很早就被《夜光杯》的风格所吸引。记得那年,我和高秀芹编北大版的散文年选,我就从平日的剪报中选进《夜光杯》上赵全国的《三个女人》,总共不到三百字的极短文,写了特鲁莎修女、戴安娜王妃和马科斯夫人这三个著名的女性,写前者赤脚和两套换洗的修女服和后者三千双高档皮鞋。我平日爱读这样的短小的文章:隽永、简洁、深邃,用的是极少的文字。

我读新民晚报,《夜光杯》是每期必读。或雅、或俗、或庄、或谐,均令我欣悦。我就这样由《夜光杯》的读者,成为了它的作者。我和《夜光杯》建立了持久的友谊。◆

家父何为与《夜光杯》

◎何亮亮

家父何为在上海开始文学事业,时年15岁;37岁奉调福州,63岁退休回沪定居,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余年仍笔耕不辍,其间写作的散文特别是最后几年的作品,多发表在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副刊,最后写的一个专栏即“纸上烟云”,并结集出版。

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家父在福州订阅;回沪后更是每日傍晚等待着邮递员送来晚报,而且总是先看《夜光杯》。晚年他患眼疾,最后几年已经无法用放大镜阅读,乃请人读报。每次我到上海探视,就由我读报,先读《夜光杯》的篇目,凡是他熟悉的老朋友的文章,就一定全文阅读,他则闭目聆听,有时会发表几句评论。这个时期他几乎无法正常写作,但是还有创作的冲动并且非常吃力地写字为文,他这样描述自己写字的状态:“我是凭手的感觉写的”,因为原稿字迹有大有小,几乎难以辨认,“这真是苦了我的责任编辑。”

他在2005年2月写的《封笔乎》写道:“笔是封不住的。只要生命尚在,很难说心灵的火花什么时候就此熄灭。”“封笔乎,真正封笔在人生的尽头。”

家父最后一篇散文《水乡陌生人》,是在2010年6月写的,也刊登在《夜光杯》。7个月后,在他文学起步的陕西南路老宅,他真正封笔了,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比记忆厚 比邂逅浓

◎王丽萍

我走到哪儿,都喜欢收藏杯子,各种各样的杯子放在柜子里,提醒我的是一段旅行记忆或者是一次美丽邂逅。而柜子边高高摆起的新民晚报,却是我最近温暖的收藏,比记忆厚,比邂逅浓,因为那里面有《夜光杯》。

我在《夜光杯》有个叫“情景剧”的栏目,我很幸福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可以承载我的故事与感知,端给千家万户,一点点的倒影。

拍戏或者写作,是非常寂寞和孤独的事儿。于是夜深人静,翻翻《夜光杯》,我喜欢纸张窸窣窸窣的声儿,有点淡香的油墨味。如果看见自己的文章白纸黑字在那里,嗯,小剪子在手,吡吡吡吡剪下来,慢慢贴在剪贴的大本子上,轻轻合上,莞尔一笑。◆

联络上的。但由于责任编辑的名字印象,总觉得和《夜光杯》是很熟悉很亲切的了。

可惜的是,后来又因为同样记不太清的原因,我很少再写散文随笔类的文章,除了少数的命题之作。这一晃大概都有十来年了,我可能又会成为《夜光杯》的作者了。

《夜光杯》是伴随我们成长的重要标记,是我们这一代人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无论今天我们手里还有没有那份纸质的《新民晚报》,但是在我们心里,《夜光杯》是永远亮着的。◆